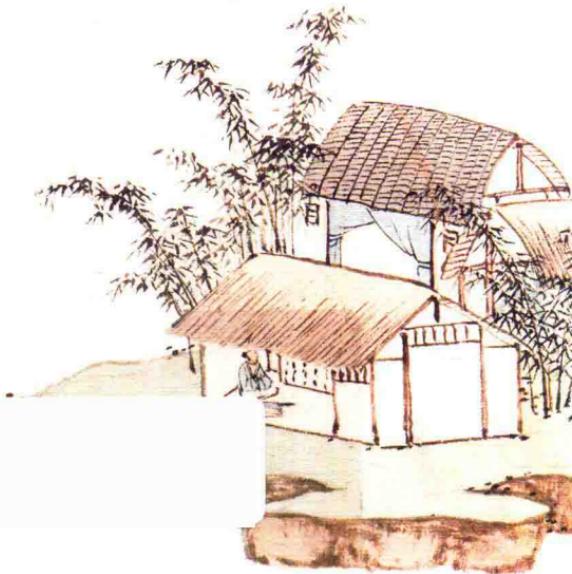


骆玉明 著

闻道长安似弈棋

历史上的真实玩家，
轮番登场，“演技”炸裂，
尔虞我诈之中，
他们究竟在玩什么把戏？



闻道长安
骆玉明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 FUJIAN PUBLISHING HOUSE

2017年·厦门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闻道长安似弈棋 / 骆玉明著 . —厦门: 鹭江出版社, 2017.11

ISBN 978-7-5459-1381-1

I. ①闻… II. ①骆… III. ①中国历史—历史事件—
通俗读物 IV. ① K205-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64747 号

WENDAO CHANGAN SI YIQI

闻道长安似弈棋

骆玉明 著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鹭 江 出 版 社

地 址: 厦门市湖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361004

印 刷: 北京市十月印刷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北门口

民族工业园 9 号

邮 政 编 码: 101102

开 本: 787mm × 1092mm 1/32

插 页: 4

印 张: 7.75

字 数: 134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9-1381-1

定 价: 4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承印厂调换。

(自)序

旧作往事

如果没有梁由之兄的坚持，这一套小书是不会编印出来的。这三种书都是写成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每一种都印过多次，年代久了，再印感觉意思不大。讲老庄的一种，因为有许多新的想法，倒是值得重写一遍，但这几年家中多事、日子辛苦，又顾不上。但由之对我写的东西有一种过度的错爱，做事的态度也比我坚决，于是只能从命了。“骆氏三书”的名目也是由之所拟。听起来有点托大，逻辑上却没有问题：鄙姓骆，书是三种。

就习性来说，我只喜欢读书，不喜欢写书。所以写成的书，大抵皆有人情的缘故。

《纵放悲歌》原来是香港中华书局所出《诗词坊》丛书的

一种，主编是金性尧先生。我跟金先生不相识，是赵昌平兄把我引荐给他。有一次特意拜访了金先生，想请教关于书稿写作的要求，但金先生好像很放心的样子，没有说几句，然后随意聊一会儿天。我见壁上悬有梁启超所书对联，问起金先生对书画的爱好，知道他原本收藏颇多，“文革”中被抄没，有许多已经无法追回。听说过金先生因为知道一些蓝苹在上海的情形且偶有谈论，因此遭到迫害，情形惨厉，但金先生并不愿说这些事情。他身形小而消瘦，说话谨慎，想象不出旧日洒脱飞扬之态。

书稿已交之后，跟金先生不再有具体事务的往来。我不知为什么缘故写信给他，连带说及自己心情沮丧，不愿做事，金先生特意回信，说中国的国情复杂，很多变化不可预料，还是要努力振作。其实我本是无意的牢骚，金先生却认真了。我想起他遭折磨而形成的谨慎性格，因此很感激他。

二〇〇七年，金性尧先生在上海去世，时年九十一岁，也算是高寿。

《闻道长安似弈棋》曾以《中国历史上的大阴谋》为名出版过，是上海文艺出版社所出《五角丛书》的一种，后来由台湾远流印行。《五角丛书》曾经风靡一时，动辄印数十万以上。丛书主编是何承伟，但后期具体事务主要是副主编戴俊在操

持。当时章培恒先生算是丛书的顾问，我亦列名编委，于是戴俊便借机索稿，于是有了章先生主编的《中国禁书大观》和我写的这本书。这本书在我来说有一点特别的地方，是因为我对戴俊夸口说一个月可以写完，于是赶得特别紧。全书是一遍成稿的，仅在稿纸上略作删改，没有誊写过。读起来文句很流畅，算是由此带来的好处吧。现在写东西很慢，常常会想起当年也曾精力旺盛，信笔纵横，自以为豪爽的样子。

说到精力旺盛、性情豪爽，其实是戴俊的特点。他当过兵，个子不高，身材敦实，对人厚道而好恶分明。有时说到自己得意的计划，便神情欢愉，眉飞色舞；说到人间不平事，则慷慨激昂，痛心疾首。戴俊比我小不了几岁，但感觉上好像他比我晚一辈似的。

那一段时期，复旦这边和章培恒先生亲近的一些学生，如我、贺圣遂、谈蓓芳，与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金子信、戴俊、陈征几位来往颇多，也常在一起喝酒。有一次在静安宾馆十数人全都喝醉了，没有人管得了，只好各自想办法回家。后来金子信说起他骑自行车摔倒在半途，脑袋上砸了一个破洞。

金子信和章先生先后去世。最为震惊的，还是在二〇一一年听到戴俊去世的消息。因为感觉中他年轻而健壮，富于生命力。

香港中华书局在编印了《小说轩》《诗词坊》之后，又请人编《智慧殿》；主编是不是葛兆光我弄不清楚了，反正我那本《老庄随谈》是他约的。这本书现在看来有许多不满意之处，但有些读者很喜欢它。

我跟葛兆光有长年的交情。十多年前，兆光在清华任职，住蓝旗营（他楼上是秦晖）。那时我与孙伟红结婚不久，我们在北大20楼有一间小房子。那是所谓“筒子楼”，厨房、厕所在外面，房间也非常简陋。蓝旗营离北大很近，有一次我们去兆光家做客。其实他的房子装修得很简单，但是宽大亮畅，跟筒子楼当然不可同日而语，孙伟红看着眼神发亮，羡慕得冒傻气。葛兆光笑起来，说“我这也是熬出来的”。当时孙伟红在北大法语系任教，资历还浅。

兆光、戴燕夫妇请我们吃饭。后来孙伟红说咱们也要回请一次，并说她要自己做法国菜请客。这顿饭欠在那里很久，然后孙伟红生了几年病，离世远去。

三本小书写作的念头，都写过说明，好不好则要由读者来评判，合起来要写个序，不知道说什么好。看着书，想起来的一些故人往事，随手写下来。或者，这也是跟读者的一种情感交流吧。

写这几本书的时候，也就是所谓“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我们曾经有过梦想，有过欢愉，也有过悲哀。渐渐看着岁月流去，亲友凋零，难免有无常之叹。但上课时我也说过，像王维的诗，像《红楼梦》，在说人生无常的时候，也说无常是美。因此我们对此人世，仍有长长的眷怀。

注：“骆氏三书”，即曾出版过的《纵放悲歌》《老庄哲学随谈》《中国历史上的大阴谋》，现分别更名为《欲采蘋花不自由》《长得逍遥自在心》《闻道长安似弈棋》，作此说明。

前 言

英国的名人、哲学家罗素写过一本《权力论》。在他看来，在人的各种无限欲望中，权力欲是最强烈和最根本的欲望。因而在社会科学范围内，“权力”是基本的概念，犹如在物理学中“能”是基本概念一样。而“只有认识到爱好权力是社会事务中重要活动的起因，才能正确地解释历史——无论是古代的还是近代的历史”。

在这本小书中，笔者无意对权力学说展开研究。不过，从罗素的理论中得出这样的看法离事实大概不是很远：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像权力一样，令人感到最大的满足，引起人的最强烈的激情与兴奋。因为通过权力可以获取的利益是那么丰富：权力不仅天然地标志着地位与荣誉，有力地保障了拥有者之意志自由的实现，并且，它也是掠取财富与异性的最为可靠的凭据。很多年前，我在《新民晚报》上写过一篇短文，指出把“霸

“王别姬”理解为一个缠绵的爱情故事实在颇为滑稽：当自命不凡的项羽面临失败之际，他最大的担忧乃是自己心爱的女人将会被那个乡巴佬刘邦占有，成为胜利者不断细细品尝胜利的美味。所以他要问：“虞兮虞兮奈若何”——你叫我拿你怎么办？

即使现代的政治斗争，它的发动有着复杂的理由和辉煌的解说，但倘若没有权力分配所引起的无所不在的紧张，它也绝不可能展现为何等波澜壮阔、光怪陆离的情形。“文革”初林彪就明确地说过：“这次要罢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组织上要有一个全面的调整。”主义和原则当然也是要说的，但哪里比得上权力转移那么激动人心！

罗素还认为：人的权力欲普遍存在，只不过在有些人身上它是隐含的，表现为心甘情愿地追随一个领袖，并感到他的胜利就是他们自己的胜利；在领袖式人物的身上，则直接表现为要求支配他人等。而如果说占有财富、享受物质的欲望可能会有止境，权力欲却是无厌的、无限的，“假如可能的话，人人都想成为上帝：少数人还不容易承认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相比于这种普遍而又无限的欲望，作为资源的权力，会显得多么珍贵和稀缺！

权力如何形成，又以怎样的方式分配和转移？这真是“说来话长”。最简略而言，在不同人类群体之间，它是暴力征服

的结果；而在同一集团内部，则要经过远为复杂的斗争。所以，至少就古代而言，权力几乎天然地与阴谋共生，并且天然地包含破坏道德的邪恶能量。古希腊神话在这方面有着象征意味浓厚的描写：众神之神宙斯的父亲克罗诺斯杀死了自己的父亲之后才夺得主神的地位，他与瑞亚结婚，因为担心自己将来也被儿子推翻，就把他和瑞亚生下的孩子一一吞下肚去。当瑞亚生下宙斯时，她决心保护这个小生命，遂用布裹住一块石头谎称这是新生的婴儿，克罗诺斯将石头一口吞下肚里，宙斯于是躲过一劫，后来靠妻子、智慧之神墨提斯的帮助，打败并杀死父亲，占取主神之位。但宙斯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他最后想出一个彻底的办法：使用诡计欺骗墨提斯，把她吞下肚，从此将世间最完美的诡计集于一身，就不再有人能够危害他。

就像战争的需要动员了人类最伟大的创造力，围绕权力的阴谋是充满智慧的，如果不计算权力游戏所带来的破坏，这种阴谋真可以算是人类智慧所结出的最为瑰异的花朵。波谲云诡，人心唯危，有人闲庭信步，翻云覆雨，占尽先机，岂不令人惊心动魄！

权力，甚至围绕权力的阴谋，简单地指为“罪恶”是没有意义的。人类需要组织社会、维持秩序、实现公共目标，离不开权力的运作。就拿最原始的“社会”现象作例子，猴群中必

定有一只强有力的雄猴成为猴王，它在食物和异性两方面享有最高的优先权，并支配猴群的一切公共活动，但这对维护猴群的生存与繁衍，却是不可缺少的。而人类起初的集体生活，恐怕不比猴子们高明多少。

但人类终究是一天天成长起来的，对权力之利与害的认识也越来越看得明白。前些年美军管理下的监狱中发生严重的虐囚事件，舆论为之哗然。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的一位心理学教授为此做了一项实验：研究人员在该校心理学大楼的地下室里修建了一个模拟监狱，学生自愿分成两组，分别充当看守和囚犯，以研究监狱看守和囚犯之间的行为。但原来定为两个星期的实验不得不在六天后就停止了，因为“看守”们很快就变成欺辱人的虐待狂，“囚犯”没有办法忍受下去。人性在权力的腐蚀下，竟是如此脆弱！

英国赫赫有名的伦敦塔的旅游资料，读起来也饶有兴味。

伦敦塔紧靠泰晤士河北岸，是一座具有九百多年历史的诺曼底式的城堡建筑群，内中既有富丽堂皇的宫殿，也有监狱、教堂、刑场。历史上无数权力斗争、宫廷阴谋就在那里展开，许多失败的王公贵族在这里遭到囚禁，乃至被残杀，其中最为显贵者，有英王爱德华四世的两个幼子、爱德华之前的国王及堂兄与弟弟、亨利八世的两个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伦敦

塔成为令人毛骨悚然的“死狱”。

如今伦敦塔是外来游人必到之处。他们在这里既可以看到古老的监狱，了解历史上一幕又一幕血雨腥风的悲剧；也可以看到珍宝馆中展出的令人目眩的王室珍宝，如镶嵌有三千颗宝石的“帝国王冠”，象征着最高王权的“权杖”，上面镶嵌的“非洲之星”钻石重达五百三十克拉，而巨大的屏幕上则滚动播放着当今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豪华的登基盛典。

参观结束处电子屏上有一道问题：在看完这些反叛者的悲惨遭遇后，你还会选择造反吗？选择“会”的占百分之九十一——尽管只是游戏，但你还是能感觉到：在人心深处，权力的诱惑远大于死亡的威胁。

所以，如何限制权力成为现代政治学的重大课题，罗素写《权力论》的最终目的也在于此。而前些年卸任的美国总统布什宣称自己是“站在笼子里”对人民演讲，同样为了强调现代民主政治的成就。

编写这样一本谈历史的书，要说特别深刻的用意也没有，一个简单的念头是，让读者借此了解中国历史的一个侧面。中国古代长期实行一种高度集权的专制制度，导致围绕最高权力的斗争格外激烈。二十四史的记载中，每逢以暴力改朝换代，便有尸骨成山，那是不用说的了。但这毕竟不是频繁发生的事

情。围绕权力分配的斗争，更多地发生于同一统治集团的上层。君臣相斫，父子相残，兄弟相戮，乃至夫妇相夺，可谓不绝于史。要说权力是对人性、对人类社会生活的最强烈的腐蚀剂，在这本书里可以得到充分的验证。而由于专制政治是一种神秘的政治，在这种政治结构中围绕权力的斗争永远充满阴谋。觊觎更高权力的人不得不小心翼翼、善自掩饰，以求一逞；而占据上阶权位的人，则必须处心积虑，力求洞察一切。正是这种围绕权力的斗争，造成了历史中常见的戏剧性和紧张感，造成许多古代政治人物的神经质。总之，说“阴谋”并不是在说历史上的奇怪现象，它有很深的根底。而另外一层兴趣，则是关注政治阴谋中智慧的运用。我们当然可以说，只要规以“正道”，所谓“阴谋”也有借鉴作用云云。但我觉得未必需要这种漂亮的掩饰。道义的一面另作别论，权力游戏所要求的胆识、决断和高度智慧，本身就体现着令人惊叹的生命力量，它有欣赏的价值。

关于这本小书的写法，大略说来，主旨是既考虑到阅读上的趣味性，又考虑到史实方面的可靠性。因此从选择的史料来说，在牵涉到相关历史事件的重大环节时，一般只用正史或比较严谨可信的史籍中的材料，在无关紧要的地方，才采用野史笔记之类。书中有不少故事细节的描写，这类细节有的是见于

史籍记载的，有的纯为虚构，而虚构的部分如果牵涉到历史事件的关节问题，也写得比较谨慎。总而言之，这部小书虽然故事性较强，却并不是按照历史演义的模式来写的。

当然，任何一种历史叙事都与作者自身的思考有关，我也不否认书中对许多问题的看法是较为个人化的。譬如在写太平天国的那一节中，我提出农民造反政权在其所处的历史条件下，原本就不具有不同于正统王朝的“质”，所以根本谈不上变质不变质的问题；这种政权如果能够按照历史所提供的既有模式成长，就会成为改朝换代的力量，否则只有中途崩溃。这一种看法当时似乎没有人提出过，后来有些论太平天国的著述观点或与之相近，却未见得会有许多人赞同。但只要我的那些想法、议论能引起读者的兴趣，我就觉得很满足了。

这书写在十多年以前，现在读起来当然是不满意的，如能完全重写，相信面貌会有较多变化。但实在没有时间与精力做大的修改，倘有错失，希望读者给予指正。另外，我觉得原书还有一点好处，是现在不能做到的，就是当时写得非常快，动起笔来一天就是六七千字，基本上不修改，因此语气相当流畅。这对自己，也算保留一个纪念吧，如今是一天抄六七千字的东西也感到很累了。

目 录

前言 / I

奇货可居：一个女人买一个国家 / 001

深察人心：黠奴痛饮贵人血 / 016

兔死狗烹：无赖皇帝的用人之道 / 036

大善大伪：没有人性的“圣人” / 056

深藏爪牙：谦让、积蓄与爆发 / 081

胆大手辣：风流悍妇的杀人游戏 / 095

禁门喋血：一代英雄的果敢决断 / 115

床帏政治：女人擅权的特殊机巧 / 139

突变风云：武力集团的政治贸易 / 163

多子多祸：皇帝家庭的权力混战 / 180

别无选择：农民政权由内讧而败亡 / 196

附录 “宫体诗”事件的背后 / 213

奇货可居：一个女人买一个国家

权力角逐，是极其聪明、狡诈的人才可参与的游戏。但仅仅工于心计还不够，还必须具备两种重要气质：坚忍和必要时不计安危的孤注一掷。这可以说是商人的本领与赌徒心理的结合。有很多人凭着机智、精明取得相当成功后，变得畏缩起来，最后难免失败。

酒宴中意乱情迷

公元前 260 年仲春，赵国都城邯郸，巨商吕不韦的府邸中灯火辉煌。